

後編

序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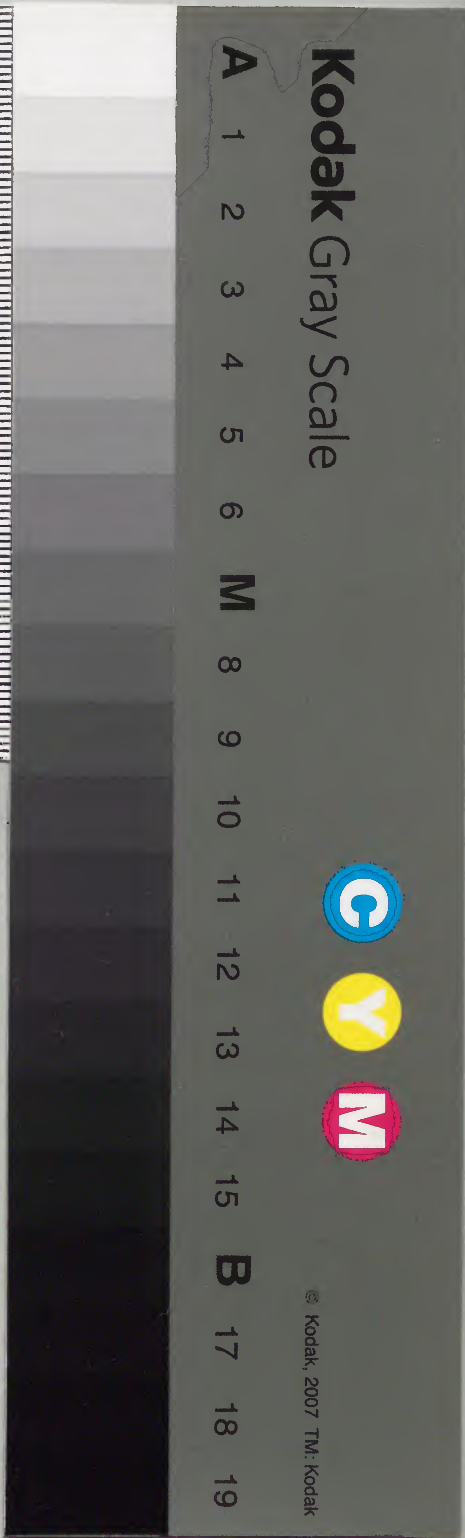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漢書門			
九	四	六	八
七	一	八	號
四	七	一	冊
冊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九	四	六	漢
冊	架	函	書
九	四	六	冊
冊	架	函	類

儒家十四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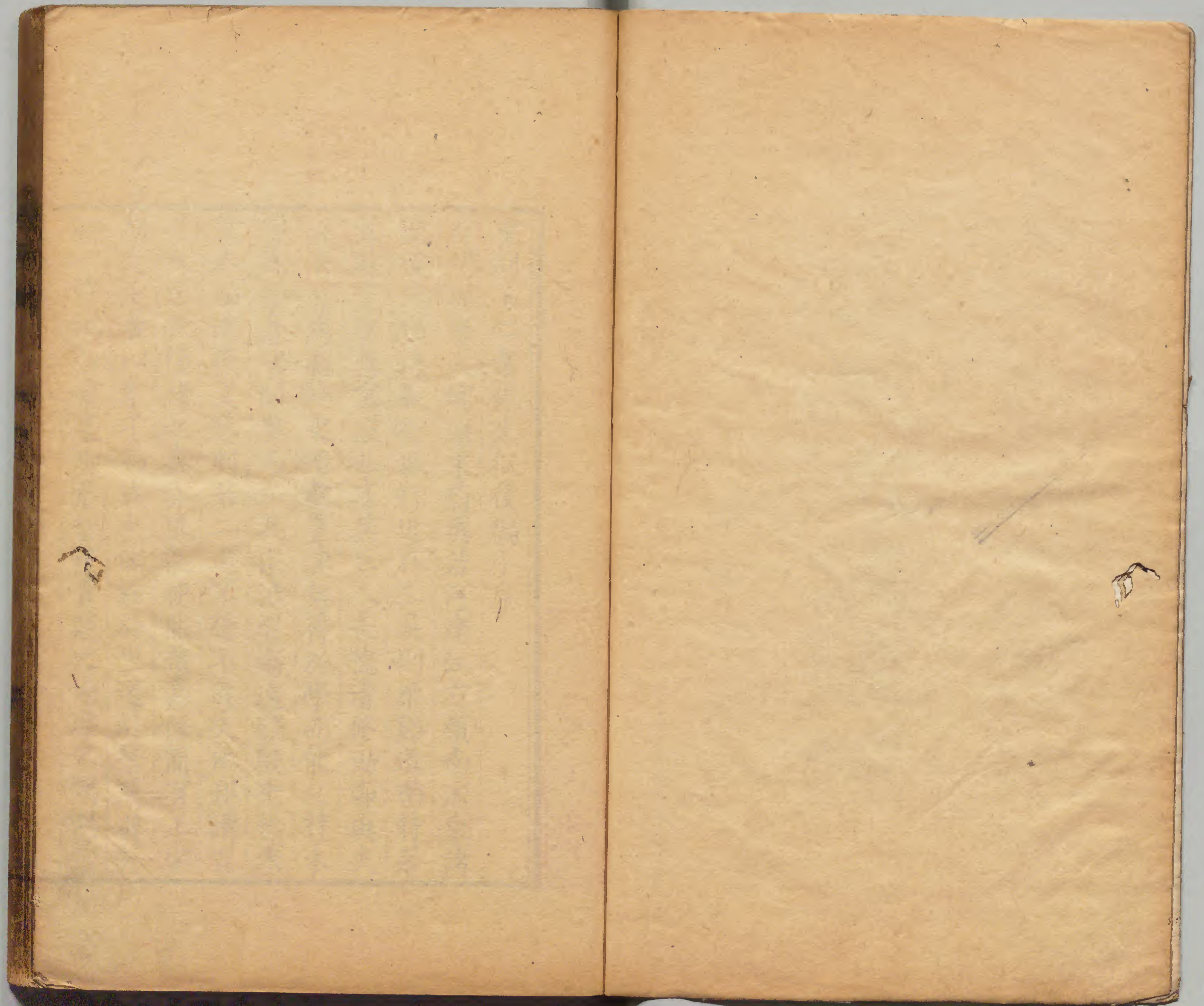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68
冊數	4 (1)	
函號	299	99



重刻明大儒崑洲王

仁孝先生俟後編

聚奎閣藏版



淺草文庫

重刻王仁孝先生俟後編小序

有明理學大儒繼宋蔚興若河津江右嶺南浙東諸

境後先倡道教行風行近在三吳則梁谿道南特著

我蘇竟響應寥寂也迹其巨人長德清修勁節與夫

經齊有為彪炳史冊者豈其無得於學而能之特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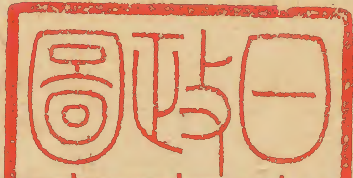
嘗為學者啓闡奧而立其宗沿習漸遠駸駸乎標末

遺本而道德文藝判若二途不得不遜夫他邦講習

孜孜匡扶墜緒之盛亦風氣使然哉嘉隆間有王少

湖先生者以孝子而成大儒旌於里選於學薦辟於

朝一時視若景星卿雲智愚貴賤之倫靡不喁喁景



後後編序
從此以見聖賢實學有感畢應又不可以時地之說
格之者矣先生身教多言教少晚歲始成俟後編一
書舉夫六經四子精微廣大簡易直截之理悉返而
驗諸倫常日用之際而造就人材警世勵俗肫肫有
不得已之心然後見之於言則其自序所云罔非重
躬行之實者是也詞以簡而彌該義以顯而益密質
諸濂洛關閩以來無不刮其膜而吮其髓而於有明
數大儒之書幾不能辨其孰先孰後也當先生時吳
中儒行衰弊相率而浸淫於富貴沉溺於詞章國是
滄訛清流扼抑絕無以幾希一脉爲之警覺而提撕

先生天挺人豪行修養邃確乎龍德而隱故聞其風
者不以爲褻衣博帶受徒編牒之流直以爲坊表攸
歸廉頑立懦而不能自己比其歿也鄉先賢達以尸
以祝儼若明神用是激發人心而樹干城於名教洊
及璫禍沸騰運丁板蕩猶有致命遂志者出不至盡
入於泮忍媿媿爲儒詬病謂非先生守先待後之力
潛移而默導者與迄今荏苒百年故老凋零舊聞散
佚我蘇前哲挂人齒頰猶多至先生而傳述殆鮮殘
編廢燬莫由復覩余小子忝通門後自垂髫歲即知
拜先生像長而濡首帖括混迹浮沉無能究先生之

王仁孝先生遺像



古天燧雲對摹

後序

所以為學近始得購是編回環尋繹益悔問途不蚤
疲繭無成而先生俟後之精誠疊疊洋溢簡端雖塵
封度閣之餘卒不得而湮晦也因與同人重謀剞劂
更廣其傳嗚呼吾蘇賴有先生肩荷儒宗闡明學脉
幾如一髮之引千鈞在當時為天下士在今日為百
世師則此書之模範士林不以少而益貴乎哉詩曰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願
為是編敬誦之

康熙己卯八月朔旦通門小子彭定求謹序

徵君國子博士王先生傳

載姑蘇名賢小紀

後學文震孟撰

王先生敬臣。字以道。學者稱少湖先生。陽湖叅知王公庭子也。世占吳中儒籍。陽湖公以進士起家。有經世志。時事一不當意。卽挂冠歸。耿介自守。與先太史王吏部陸尚寶諸賢。游從甚洽。時稱名大夫。先生甫十齡。值時序清明。書几曰。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宿儒皆驚異焉。陽湖公里居三十餘年。所以娛侍者

傳
百端備極。色養比老。時得瞽眩疾。先生臥榻下。衣不解。微聞警欬聲。躍起視安否。公每出歸舍。則迎於門。風雨迎於途。手調養老。諸藥餌而進之。其事繼母郁安人。如事父。郁安人性卞急。臧獲稍拂意。卽洗潰擊牀毀器。先生跽而解。不得蒲伏戶外。頃之日且旦矣。久而郁安人格其誠。竟蒸蒸豫也。歲甲子。天台耿公察先生純孝。俾得越次超貢。強之入試。以親老不行。而唯以坊金分貽族屬。先生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

如躬行。故遇人多杜口不談。自見耿公。謂聖賢無獨成之學。由是以橐鑰後進爲事。然其學唯慎。獨爲本。而指親長之際。衽席之間。爲慎獨之本。尤以標立門戶爲戒。曰眼界不高。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不足以侔天地。骨格不堅。不足以議擔。當於是學者。咸知有的矣。後以臺臣交薦。授國子博士。不赴。年八十三而卒。
論曰。余以通家子。時時得侍王先生云。其言皆庸德庸行。無新語高論。可喜也。而德容熏蒸。使

人房皇而不能舍。憶余初登鄉書。見先生。先生老矣。握余手曰。子名家少年。厚自韜斂。猶恐其露。何遽梓其文以行。名心一毫不盡。則實心一毫不篤。余蓋至今味其言。有餘愧也。夫吳人之不講於學也久矣。或有講者。縱橫馳驟。聞者傾折。顧睨其名實。或不能相中。更令人疑而諱。且謗也。夫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王先生之講學也。則有不信焉者哉。

仁孝王先生俟後編序

余六七齡時。先君提耳訓之曰。吳俗輕薄。然患不修行耳。如王孝子。誰敢非之哉。十齡時。先祖曰。王孝子。心乎愛矣。儀文之間。一毫亦不敢略也。是以告終之朔。尚謁其先。屬續之時。必端其首云。旣而聞先生之家。有俟後編。亟取讀之。先生邃於易。嚴於禮。訓學詩曰。士人所急在躬行。須要吾心種子真。人不見中存戒懼。聖賢事業此爲尊。又曰。惟暗室屋漏。閨門衽席。不愧甚難。

其序四禮也。曰：予年幾耄，每慨禮教不行於當時。思欲及未填溝壑，稍申明之。又曰：晉人譏絲竹於期功，可見晉代風流。一時清議，猶知喪禮為重。憤士習之不振，則曰：宋朝試錄二本，僅傳有朱文公文文山二人在也。其餘千百本安在哉。此之謂大丈夫。當更增一句云：詞章不能奪方足。憤邊事之將壞，則曰：一通馬市而邊防遂弛。世宗皇帝享國長久，中土不受邊塞之禍，惟其寧與戰，不與和。蓋公之籌邊，至今猶信矣。嘗

謂學者每略躬行之實，念實傷之，而於易尤深惜焉。讀賁之初，喟然歎曰：享小人之奉，處潤澤之中，非所願也。至哉！先生之論政也。國家之害，莫大於名分之不明，邊防之不飭，用人行事好惡之差誤。其所以處之者，在豫在速而已。是以真道學之名。王曾子之號。袁安節君。予儒之疏薦。公皆若弗聞也者。其用心遠矣。

後學陳仁錫謨

侯後編自序

孔子刪述五經。而於易獨爲十翼。又欲假年以學。可無大過。而小過尚不敢自謂其無也。蓋以易爲五經之原。天地鬼神之奧。故特重之耳。而人其可以弗學乎。是以伊川於卦爻辭。特爲之傳。而不厭其煩。是亦孔子作十翼之意也。夫聖人作經垂訓。蓋欲人見之躬行。非徒誦習講說而已也。而晚年學者。每畧躬行之實。念實傷之。而於易尤深惜焉。夫卜筮也。命題作時義。以干

俟後編
目錄
一
祿也。果躬行否乎。果易道否乎。過不自揣。作爲
易說三篇。蓋所重在躬行之實。故不得不更爲
敷洩。以竊附伊川之後。非好爲贅語也。次若諸
經說。及平生論學論治諸說。其所以覺世淑人
者。亦皆重躬行之實。而不事浮辭。復有壯年時
應酬吟咏之作。皆發性情之正。取思無邪之旨。
以儆省夫人。非以靡麗相誇耀也。又道之所進。
莫先於家。而閨門則風化所自起。修身以善刑
于之化。尤不可缺者也。故復有家禮疏節。及女

教諸篇。亦罔非躬行之實。人人可共遵者。分爲
六卷。總名曰俟後編。蓋不敢自以爲是。用俟同
志君子。更商確於後焉耳。

萬曆壬辰仲冬吉旦長洲王敬臣叙
十時年八

重刻侯後編目錄

長洲後學彭定求訂

仁孝先生小像

文文肅公撰傳

陳文莊公原序

仁孝先生自序

卷一

易說 一十六條

易餘 三條

書說 八條

詩說 六條

春秋說 一十一條

禮記說 一條

卷二

論學 三十一條

卷三

論學 二十七條

論治 四條

卷四

書 六首

詩 一十五首

卷五

禮文疏節 三十九條

便俗禮節 七條

卷六

女戒 一十一條

卷後

訓言補錄 六十六條

杜陵馮先生原跋

卷末 新輯

事略附錄 三十條

從祀門人姓氏 三十一人

俟後編卷一

長洲 王敬臣 著

同邑後學陳仁錫閱 彭定求重訂

易說

易也者。為開物成務而作者也。故其辭皆言利。不利焉。將以利天下也。乾之利。使民各得其分。之安。以和民情也。坤之主利。以成就養育萬民也。其道公而大。是利也。即義也。君子之道也。天下和平。而人已胥利焉者。也。若世俗所謂利者。

乃專利其一身而人不與焉者也。其道私而小。小人之事也。人情怨惡而思奪之矣。是利也。即害也。人已交病焉者也。亦大乖乎易之旨矣。易首乾坤者。太極分爲兩儀也。天地初立之象也。次屯者。洪荒之世。立君以統治之象也。君道也。三才之義備矣。次蒙者。民方顛侗。立師以教之象也。師道也。作之君。師民不亂矣。無以養之不可也。次以需者。飲食之道也。養之義也。又有待之義焉。君子之處世。義與命而已矣。二者缺

也。一不可者也。需也者。盡人之義。以俟命乎天者也。小畜。小人衆而君子獨。陰盛以制陽。而陽不能抗之時也。時爲之也。聖人其如之何哉。夫惟盡誠以求助。韜晦以善處。不犯難而行焉。斯其可耳。彼小人者。犯非其分。亦豈能滿而不覆哉。君子所以能謙者。何也。君子性秉明哲。所見者大。知道之不易。盡也。故德盛矣。功崇矣。君子以道觀之。恒存乎見少也。不見其爲多也。故常懷

欲然而已矣。惟昔大禹秉此見。此心故不矜不伐。顏淵知此見。此心故願無施。伐為進德之要。廣業之本也。蓋宛若地之蘊山。而不有其高也。夫是之謂謙也。若後世所謂謙者。飾貌而已。非其誠也。非古所謂謙也。非謙卦之義也。君子耻焉。已之從人。人之從已。皆隨也。惟守正而無邪。秉公而無私。則胥得之矣。否則胥失之矣。夫惟正。惟公者。從道而不從欲者也。以誠而不以偽者。

也。非明哲之君子。其孰能之。以此居下而論交。是初之善也。以此居位而事君。是四之德也。若五之好善。將天下從之矣。君道之吉。何以加於此焉。

夫履霜。金柅。此乃炳於其微。君子知幾之明也。若當豐而戒。日中處臨而憂。八月則無微可炳。而有以知其理之必然。此乃君子知幾之豫也。不但知幾而已。嗚呼。以此為戒。而彼昏不知。乃每耽於逸樂。而忘戒懼。竟淪胥以敗焉。謂之何。

哉。彼程書傳餐以聽政者。似勤於保治矣。而均於敗者。則失知臨之義故也。夫惟無虞而克知警任賢而不自用者。茲所謂大君之宜乎。夫初盥之誠。一塵不雜。天之純也。君子不可以不知也。人能常存此意。則其天不息。而聖域優入其德盛矣。卽不在其位。民猶風動。况居尊者。下觀之民。夫安得而不化乎。若夫賢人君子。道在焉者也。民之觀仰固在也。夫安可以位之不在。而忘戒懼乎。

賁也者。致飾於外者也。文明之小者也。夫惟誠能動物。斯無不利。若威儀之飾。則所感者淺矣。故僅足以小利攸往而已。惟明遠識微。斯足以洞情僞而決獄。若近小之智。則僅足以察庶政而已。折獄夫豈敢哉。夫賢人在下。其所自賁者。剛明之德也。豈厭徒步而羨非道之車乎。享小人之奉。而處潤澤之中。非君子所願也。遇有適然。亦固守其貞而已。豈可溺於晏安而受其侵侮乎。若夫知繁文之害道。而有返本之思焉。則

上九其超然自得於風氣之外者矣。此孔子所以大林放之問而願從先進者與。豫其爲最勝乎。幾未萌也。度其勢之必然而奮然卽有以處之。此難能也。失之於豫乃圖之於幾。兆雖微而已萌矣。奮然卽有以圖之。此所謂知幾其神者也。失之於幾乃圖之於要事已成而費力矣。於其機要而制之。是亦可嘉也。若三者之外則無策矣。幾何而不敗天下事乎。人知無恒之不可而不知久於其道乃可謂之

恒。否則爲固而已。何取於恒也。聖人恐人之徇其名而失恒之義也。故曰利貞道者貞而已矣。行道濟時。君子之心也。遯也者君子之不得已也。貴早貴速貴斷遲則無及矣。有所係而弗舍則不能免矣。君子慎諸。

晉也者。君子之盛遇也。其道在弗孤其遇。以負其君而已矣。非自昭明德之君子其孰能之。夫惟自昭明德故失得勿恤而純乎道義。若夫患得患失者鄙夫也。不恤其德而但顧其私者也。

其何以能之。難之既解。志每懈。而邪易入。必有小人以導。欲其間矣。故爻辭每以解小人爲言。所以杜其機也。其先見明而致防。豫者乎。夫君子小人。勢不並立者也。小人不解。則君子畏其害已。而不敢進矣。天下其有不亂乎。

聖人於去小人之卦。而名之曰夬。何謂也。夫有國家者。小人在所必去者也。而去之不決。則爲害日深矣。夫是以特名之曰夬也。夬者決也。所

以示去小人之則也。去之之道。卦辭備矣。傳曰。健而悅。決而和。斯揭其要乎。若夫自治缺而形外。露則人將制我。如之何其制人也。天下之事。皆起於微也。苟忽其微。後將莫可救藥矣。慎微之道大矣哉。豈獨取女爲然。而女者國家成敗之本所係尤大也。故特以女壯勿取言之也。然人情易溺於私。而忽者衆也。故聖人於家人。揭之不足。而復於姤。揭之。其將警天下之盲瞶乎。其懇惻之意至矣。

困○君○子○所○不○免○也○困○其○身○不○能○困○其○心○窮○其○遇○
不○能○變○其○道○斯○其○所○以○異○於○小○人○乎○夫○如○是○吉○
且○何○咎○之○有○困○非○有○言○之○時○也○是○故○君○子○戒○之○
也○君○子○以○遂○志○爲○大○命○非○所○恤○也○命○且○弗○顧○而○
况○其○他○乎○

觀○於○家○人○與○咸○而○知○聖○人○之○重○陰○教○也○是○故○君○
子○修○其○身○以○正○內○所○以○端○天○下○國○家○之○本○也○及○
觀○於○姤○漸○與○歸○妹○而○益○知○聖○人○所○爲○天○下○後○世○
慮○者○至○深○遠○也○皆○致○慎○於○女○也○夫○漸○之○義○不○止○

於○女○歸○也○而○曰○女○歸○吉○者○其○舉○尤○要○者○而○言○之○
乎○其○杜○萬○世○淫○亂○之○原○乎○夫○漸○則○正○在○其○中○矣○
故○曰○利○貞○也○漸○也○正○也○人○臣○之○仕○進○君○子○之○爲○
學○何○莫○不○繇○於○斯○也○歸○妹○少○女○也○而○說○以○動○焉○
欲○感○情○勝○邪○肆○而○天○理○滅○矣○以○是○取○女○害○可○勝○
言○乎○是○故○凡○事○皆○凶○而○取○女○尤○甚○也○

易餘

易○分○上○下○篇○何○義○也○其○上○篇○皆○天○道○也○本○天○以○
之○人○者○也○而○首○乾○坤○焉○固○以○易○從○是○出○也○其○終○

坎離何也。坎離天地之用也。其象則日月也。水火也。其氣則陰陽寒暑也。皆坎離也。所以代天地行事者也。其下篇皆人道也。率人以從天者也。其首咸恒固以人道始於夫婦。而夫婦之道不可不久矣。其終既濟未濟何也。世道盛衰之相尋於無窮也。經分上下。而三才之義其備矣。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重者時義而已。惟大聖大賢能識乎時義。孔子之時。聖王久不

作綱常廢聖學。晦義所急者在正綱常。故作春秋也。在明聖學。故講學於洙泗之間。刪詩書贊周易也。孟子之時。功利熾。異學興。孔子之道微。義所急者在明王道。故斥伯功也。在正人心。故闢邪說也。在續斯道之傳。故作孟子七篇。願學孔子也。若夫子之與管仲。意亦如此。否則其人雖賢而無補於世道。豈夫子之所與哉。聖賢達時通變。萬物一體之義。蓋如此。夫自冬至一陽始生。繇是生生而無一息之停。

後漢書 卷一
焉○然○必○積○之○百○有○八○十○日○而○純○陽○之○體○始○成○矣○
君○子○之○為○善○也○善○端○之○萌○猶○之○一○陽○之○生○也○夫
苟○時○保○擴○充○之○功○不○續○焉○其○何○以○造○於○純○乾○之
體○而○為○聖○乎○是○故○非○聖○之○不○可○學○也○在○乎○不○息
其○功○而○已○矣○大○象○傳○曰○君○子○以○自○強○不○息○九○三
爻○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善○法○乾○者○必○也
其○如○是○乎○

書說

舜謂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乃謂堯於知人猶以

為難。不敢忽也。非謂堯不能知人也。故如眾謂
丹朱啓明矣。而堯獨知其囂訟。眾謂共工可用
矣。而堯獨知其庸違。象恭。眾謂鯀能治水矣。而
堯獨知其方命。圯族。孰謂堯果不知人乎。然鯀
獨不免再用。而終以敗績者。非見之不明。而疑
其尚可用也。意者當時司稼敷教。司禮典樂。明
刑納言。各得其人。而獨治水之才。禹年尚幼。餘
莫如鯀。故不得已從眾議。而姑試之耳。堯既以
知人為難。詎肯斷然謂鯀終不能改。而遂弗用

伊。後。紀。卷。一。九。
哉。吁。知。人。如。堯。而。猶。不。果。於。自。用。此。聖。德。之。盛。
而。人。之。所。以。難。及。乎。

禹。出。見。罪。人。下。車。而。泣。以。已。不。及。堯。舜。致。民。麗。
罪。之。多。也。湯。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猶。有。慙。德。以。
已。不。免。用。武。不。及。堯。舜。之。揖。讓。也。觀。此。而。後。世。
薄。德。之。主。稱。亂。之。臣。視。禹。湯。之。用。心。爲。何。如。者。
其。真。愧。死。也。哉。

盤。庚。三。篇。所。以。諭。臣。民。者。所。稱。先。王。稱。天。命。必。
欲。紹。先。業。續。天。命。不。獨。盤。庚。古。之。人。皆。然。也。蓋。
人。必。本。乎。先。本。乎。天。若。忘。其。先。忽。乎。天。尚。何。所。
做。動。其。心。乎。哉。

觀。仲。虺。作。誥。稱。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
生。聰。明。時。乂。則。知。民。以。從。欲。故。亂。立。主。以。統。治。
亦。惟。正。民。之。欲。而。已。及。觀。湯。誥。萬。方。稱。惟。皇。上。
帝。降。衷。於。下。民。厥。有。恒。性。而。已。古。之。聖。君。賢。相。
其。達。天。人。之。故。如。是。不。於。古。訓。於。何。其。訓。哉。
周。公。作。無。逸。以。告。成。王。既。歷。引。商。先。哲。王。及。周。
文。王。皆。勤。勞。以。致。多。壽。又。引。商。先。哲。王。及。周。文。

王但知自反厥愆受怨詈而不怒故稱迪吉以此反覆教訓而歆動之故成王養成盛德彌留之際精明不亂洸頽水被冕服憑玉几面見羣臣出格言以教訓嗣王史臣作頌命以爲萬世帝王臨終之法此皆得之於周公平日之所造就也若商太甲之克終厥德則得之於伊尹平日之所造就也自古若堯舜禹湯文武君臣相與之盛不可及矣嗣後若太甲成王君臣之相與其最矣哉

周公訓成王以立政反覆曉告以克用三宅三俊雖綴衣虎賁之屬皆用吉士者用賢也又戒以勿誤於庶獄庶慎而尤重於獄者重民命也未乃告以詰爾戎兵者振國威也此三者成王所以致盛治者也

皇極敷言雖述於箕子之口而實始於大禹之時蓋所謂無偏無陂遵道遵義而無作好惡以會歸於平且正直者此所謂惟皇建極之大道也緬想夏商及周盛時卽閭閻小民亦咸得聞

伊。後。終。卷。一。北。
之。而。後。世。雖。老。師。宿。儒。亦。莫。得。而。聞。其。說。則。民。
心。何。自。而。淑。民。風。何。自。而。化。乎。古。之。民。一。何。其。
幸。而。後。世。之。民。一。何。其。不。幸。也。此。大。道。之。行。三。
代。之。英。孔。子。所。以。慨。其。有。志。未。逮。也。與。
後。世。謂。箕。子。所。述。大。禹。之。洪。範。乃。出。於。洛。書。果。
然。乎。曰。否。孔。子。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
曰。天。一。地。二。以。至。天。九。地。十。總。之。爲。五。十。有。五。
又。論。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聖。人。所。用。
以。畫。卦。揲。著。者。皆。本。乎。此。是。其。則。河。圖。以。作。易。

者。信。也。至。若。洛。書。則。孔。子。未。嘗。明。言。所。以。則。之。
者。而。後。人。亦。不。可。以。妄。論。矣。而。孔。安。國。劉。向。父。
子。獨。以。洪。範。牽。合。焉。謂。大。禹。則。洛。書。以。叙。疇。而。
後。儒。皆。因。之。審。若。此。則。箕。子。之。告。武。王。何。不。一。
言。及。於。此。也。况。以。洛。書。之。文。配。之。洪。範。之。數。則。
多。寡。前。後。次。序。皆。不。合。焉。又。何。可。以。強。同。乎。哉。
然。則。尚。論。者。當。何。定。乎。曰。孔。子。既。未。嘗。明。言。則。
缺。之。可。也。缺。之。者。後。世。失。其。傳。也。如。三。墳。五。典。
言。三。皇。五。帝。之。大。道。八。索。九。丘。言。八。方。九。州。風。

後漢書 卷一
土物產。此惟楚左史倚相能讀。而後世皆已不傳。其所傳者。僅黃帝顓頊之丹書。太公以告武王。夏之小正。孔子有取焉。而今存之大戴禮。穆王時。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而獨楚子革能記之。以告靈王。故至今得聞之耳。則古書之不存者。固甚多也。豈獨洛書之僅存其圖而已哉。若洪範九疇。則箕子明言天以錫大禹者。乃三才之大道。帝王治天下之大法也。而與洛書何與焉。然謂之天錫者。正如孟子所謂天

與賢與子。但論天人一理之自然者云耳。而非諄諄命之也。昔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蓋鯀既汨陳五行。則洪範一無所用。而彝倫從此而斁矣。是卽帝之怒而弗之畀也。若其爲舜所殛。亦卽帝殛之也。及禹嗣興。順導洪水。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是範疇咸於此布。彝倫亦於此叙矣。是卽天之喜而錫之也。若舜授以天位。亦卽天之所授也。然則謂天錫禹以洪範九疇。不亦

可乎。而後世必徵之洛書而後足者。乃欲神其事。而不知其謬也。曰蔡神與宗洪範。以為皇極數。後世用之以筮。亦有驗者。何也。曰凡卜筮皆本於人心之靈。此程伯子所謂汝欲有即有。若心不起念者。則占亦不靈也。蓋卜筮特假借焉耳。故舜謂朕志先定。則鬼神協從。而洪範稽疑。亦必先之謀。及乃人心之靈。與神明相為流通。故亦自能決疑。豈有假諸卜筮而反不靈者。故子雲太玄。郭璞洞林。關朗洞極。司馬公潛虛。

他若火珠林。及外夸毀瓦卜。雞剡蒿之類。用之以下。往往亦皆有驗。何必盡緣諸上天之符瑞也哉。

詩說

關雎之詩。后妃所作也。其云淑女。乃后妃所博求。以共事文王。用廣循嗣者耳。所謂太妃嗣徽音。則百斯男者也。或云此詩宮人所作。或云文王所作。皆非也。昔匡衡有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德。不侔乎天地。則不可以奉宗廟。

神靈之統。故知后妃者。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其德真可侔天地而奉神統者也。衡去古未遠。其說有所傳受。非漫云者。關雎。風化之首。孔子稱其樂不淫。哀不傷。非后妃其誰能作之。故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若周南。召南。其南乎。

詩果孔氏之舊乎。王者采民風以觀俗設教。則美惡兼收矣。聖人刪詩。將以垂法也。豈若是哉。

且詩而曰刪。必去其當去者也。則莫若鄭衛之淫辭矣。告顏淵為邦。嘗欲放之。豈欲以示後世哉。漢儒見孔子嘗有詩三百之言。故取刪去者。以足其數。竟不察放淫辭之明訓。而強為牽合。亦誤矣。且正考父嘗叙正商頌。得十二篇。今所存纔四篇耳。詩莫古於商頌。乃詩之最善者也。孔子豈刪去哉。夫亦秦項火焚之耳。繇此推之。孔子所存古詩。亡失者多矣。乃漫取淫亂之辭。以足之。何居甚矣。傳經者之誤也。然則詩果孔

氏之舊乎。誦詩者慎取之可也。

秦項火餘。詩之殘缺錯簡多矣。姑舉一二言之。如野有死麕。與何彼穠矣。二篇相連。穠矣之詩云。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則平王宣王時詩可知。與周南何與。死麕之詩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懷春之意。與豳風女心傷悲之意不同。誘女之人。豈可稱為吉士。以此二篇而附於周南。豈其類哉。

騶虞。天子主苑囿之官也。故曰。天子之射。以騶

虞為節。子曰。騶從。曰。虞人。豈曰獸名而不食生物者哉。其曰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云云者。蓋文王仁及草木禽獸。故草木蕃殖。禽獸衆多。而詩人因歎騶虞之善於其職。乃即所以美文王之德。為鵲巢之應耳。以此釋之。亦未為不可也。而何必強為之說哉。

挑兮達兮之詩。乃父兄懷念少年子弟。恐其遊蕩恣肆。意欲提撕約束之。故為此言耳。非淫奔之詩也。其他鄭衛之詩。亦非皆係淫奔。觀小序

後敘 卷一 荆
可見小序之說亦自有所傳受不可盡不信也。燕燕之詩衛莊姜所作以送戴嬀之歸也。莊公之暴致州吁與亂以弑戴嬀之子莊姜戴嬀不惟無怨尤莊公及州吁之心及戴嬀臨行且勗莊姜以先君之思何其女德之厚也噫非戴嬀之賢不能爲此言非莊姜之賢不能述戴嬀之善不惟可以勸薄俗亦可以風人臣矣易所謂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義其淵乎韓退之作文王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意亦猶此皆厚

德之至也。

有扁斯石履之屨兮謂人與勝己者友乃大有所益與尋常人友則己之識見亦尋常矣譬之履一扁石增高幾何故必登東山乃斯小魯登泰山乃斯小天下焉耳。

春秋說

春秋之亂名分之不正也名分正則天下治矣孔子之作春秋爲正名分也周天王之政令不行於天下當時名分之不明甚矣孔子不得已

修春秋舉魯史所記當時之事蹟而加筆削焉。其魯史所書而是者則孔子因之不必更加筆削也。其魯史所書而非者然後加筆削焉。然非出自己見而筆削之也。亦舉周之舊典文武周公所遺者以筆削之耳。孔子豈敢自以己意爲之哉。若自以己意爲之則爲不臣而犯僭竊之罪矣。而何以服天下叛亂之人乎。竊怪後世之釋春秋者不明此意也。乃以孔子平平蕩蕩之書而疑其字字句句皆有褒貶之深意。若湯杜

之鍛獄然而必牽合穿鑿以求之。其亦失孔子之意甚矣。而孔子修春秋之心果何自而明乎。余始讀春秋見首書春王正月曰春書時也。正月書月也。王周天王也。書時書月而皆歸重於周天王。若甚嚴愆而不敢犯也。及讀至終篇其所書繁矣。乃歸重於周天王者絕無見焉。不過天王狩於河陽。天王使冢父毛伯求車。求金。及賙成風。仲子數事而已。澹澹若諸侯行事。然降天王之尊而下同於臣子。而未見其有卓然政

令行於列國者也。乃喟然歎曰：天王徒建空名於六服之上。此所謂政繇寧氏祭則寡人者與。孔子蓋不得已存正朔之名於歲月之首。所謂愛禮存羊之意云爾。其綱紀之不正如此。於此蓋見孔子之於春秋有不容不修者也。春秋有直書其事而是非自見者。如天王使人求車及賵成風之類。其辭若無所貶而其義自明矣。何者以天王之尊而下求於諸侯。以天王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妾。以是並書於冊。其失尊

卑之體顯明甚矣。豈待更加一辭乎。又如壬申御廩災。遂繼書曰乙亥嘗。纔隔三日耳。乃用災餘之米以嘗。褻祖考甚矣。其視必親耕所藏。然後供粢盛者。其意何如也。何必更加一辭而後明哉。其他如會盟侵伐之類。皆無王命而擅自舉事者也。亦何俟更加一辭以貶之哉。至如會戎於潛。則亦不得已待衰世之意。姑取其肯來會好。猶愈於橫肆侵陵中夏者耳。故聖人不拒絕之。所謂夸狄而中國。則中國之若其書吳楚

作後編
卷一
及越之事。則所謂中國而夸狄。則夸狄之者也。亦何待於繁辭哉。是故如欲觀春秋行事之詳。則備之於諸傳耳。如欲觀夫子作春秋之大義。則亦存乎正名分焉耳。而據事直書之中。其義自見矣。又何待於傳乎。故昔人謂三傳束閣而獨究遺經者。其亦有見於此乎。春王正月。周正也。爲下不悖也。行夏之時。夏正也。爲萬世立法也。

三代之正。皆緣革命易代。與天下更始焉耳。蓋一爲一歲之首。一爲朝會之始。一爲頒朔之初。而實未嘗以此授時作事。其所以授時作事者。大率皆用夏正耳。此蓋自唐虞以至於周末。未有改者也。豈特夏哉。何以明之。觀二典紀羲和四時之命。及巡狩四岳之時。皆夏時也。周豳風所紀七月流火之類。及明堂布政之月。皆夏時也。則其在商也。亦若是而已矣。然則孔子夏時之說。特申明之耳。非謂夏獨用之。而歷代皆不

用也。故曰孔子爲萬世立法也。雖然卽子丑二正。自言亦迭建。以爲易代更始之用。但不以授時於民耳。故夏書甘誓責有扈氏以怠棄三正。然則三正之來。其久矣乎。若夫夏時冠周月。紛紛之說。如之何。曰其奈爲下不悖。何此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非邪。

魯桓公時書十月大雨雪。此周正之冬。十月乃夏正之秋。八月也。又書秋大水無麥苗。此周正之秋。七月乃夏正之夏。五月也。以大不時。故並

書以紀異耳。繇是觀之。周不獨改月。亦改時矣。蓋孔子作春秋。以尊周爲本。其書春王正月。及周正建子。改月亦改時者也。况書法明白如此。復何疑乎。彼後世紛紛之議。夫亦不考於斯耳。後世談春秋者。莫近於胡氏。然其傳春秋也。將以經筵進講。勸其君。報讐攘夸。狄以尊中國。其意雖正。而其說時。或少偏牽。聖經以就已意。而經之本旨。不免於或晦。昔者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皆傳春秋。而或誣或短。或俗各有其敝。今胡

氏之敝。雖不同於三家。而其不能無敝。則均焉。爾噫。春秋之旨。其亦難言也哉。

首止河陽。桓文事之大者。而釋之者。皆不足以明聖人之意。夫惠王將以愛易世子。其邪心也。齊桓獨不可以諫止乎。而私結諸侯。與世子會。世子亦不俟王命。而私出與諸侯會。雖能定世子之位。王即襄而君臣父子間胥失其道矣。美何足云。會於夏而盟於秋。故再書首止。不沒其實。後此葵丘之再書亦然。非美桓也。夫晉文怠於

入覲。而將假王寵。以誇諸侯。故左氏書晉侯召

王。王即襄以諸侯見。聖人以不可為訓。故書曰天

王狩於河陽。所以正王體。而文之罪。自著矣。豈

曰聖人嘉其尊王之忠。乃曲解之邪。若爾則臧

武仲以防求為後。夫子何獨譏焉。而後世亂臣

賊子。恃強脇主者。皆得遂其私。以竊美名者矣。

而可乎。

董狐證趙盾弒君。而左傳述仲尼憫惜之辭。則凡弒君之賊。越境皆得倖免邪。而大奸大惡。將

何傲焉。其誣聖人而失良史之意也。若許世子嘗藥之事亦然。其父飲藥而卒。而奔於晉。是避討也。其能免弒逆之罪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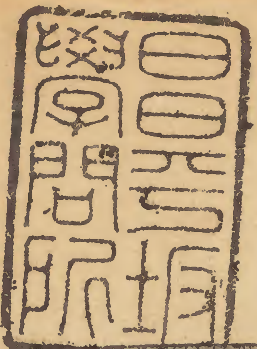
歸鄆。謹及闡。龜陰濟西田。說者以爲聖人自叙其績。然與曰何其識之卑也。陸浚明得之矣。曰此齊魯互相攻。侵日久。及此魯與齊平。故歸其侵田耳。此事無國無之。故聖人據事直書之耳。何意於其間哉。此無改評矣。孔子知道終不行。而自衛反魯。時且老矣。故思

著述以傳後。而春秋最後作。間一歲而夢奠。故如陳恒弒君之事。所嘗請討者。而且不及書。故僅止於獲麟。蓋魯之史記。適至於獲麟。而孔子因而終之云耳。而豈知反以誣之也哉。况獲麟而死於鉏昌之手。祥邪。否邪。此先正王文恪公之論也。亦無改評矣。

禮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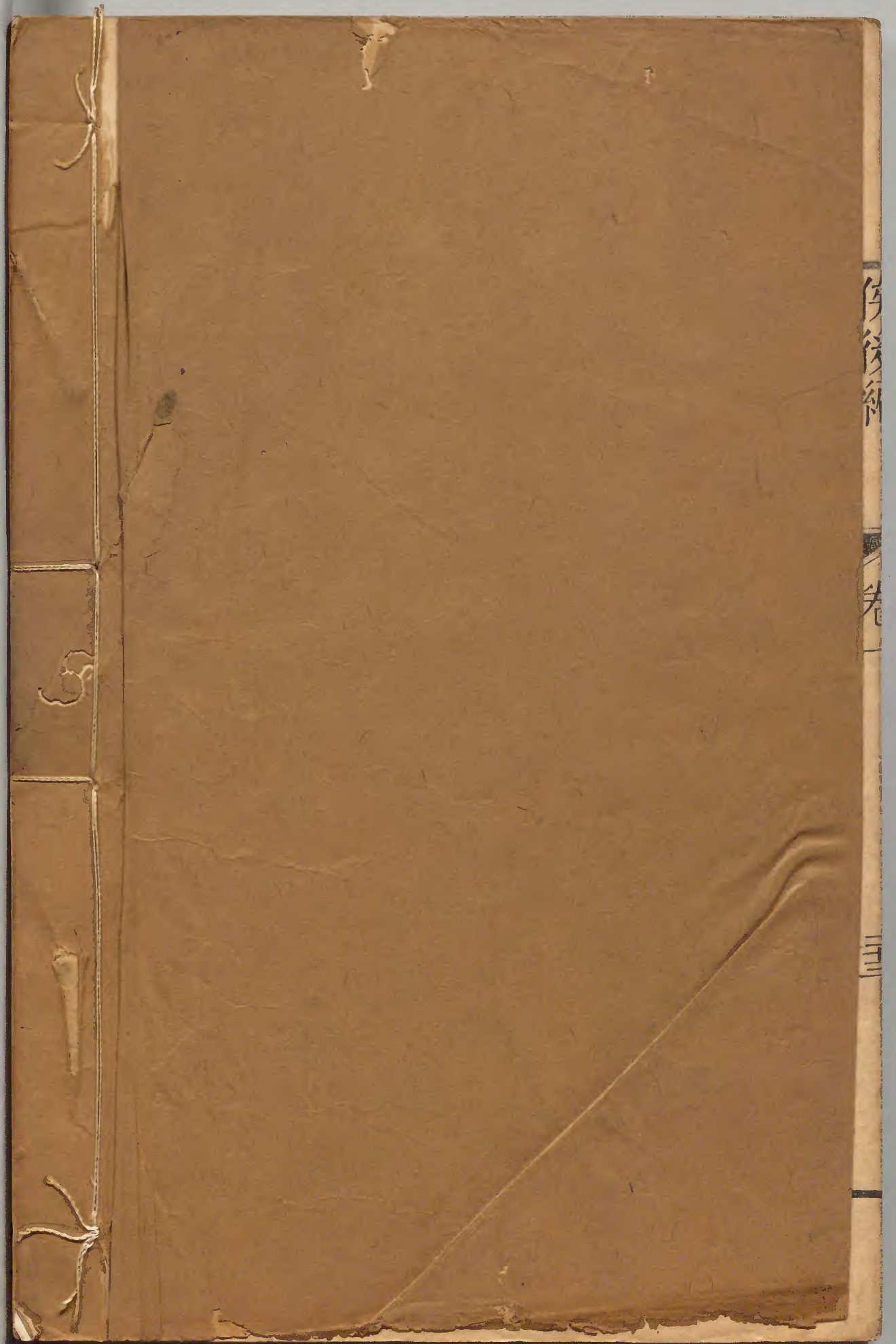
禮記一書。皆孔氏門人述其所聞於孔子者。而游夏居文學科。所記爲多。亦有其他弟子所記

者故其間純雜不一他如月令王制諸篇一出於呂氏一出於史官要皆漢初諸儒之所掇拾然其時去古未遠格言為多又孔門最重喪禮故記之獨詳但內多重複惜乎無刪正之者耳



俟後編卷一終

弘化乙巳



後編終

卷

三